



愤懑破防的“胡汉有别”，还有王朴讲革命、冯道说封建、司马浦斥原罪、沈寅论治乱分合等高光“整活”桥段，沉淀了主创的思考，皆在剧外引发热议。

而《太平年》的短板也着实忒短了些，虽然历史正剧的核心创作尺度，系“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”。《太平年》主要的两处“不拘”，一为弘倣北上中原历练，与柴荣、赵匡胤结成兄弟，相约共饮太平酒；二为弘倣在台州、温州两地活动，隐隐崭露“吴越总设计师”之头角。但主创似用力过猛、时刻紧绷，遂烈火烹油地炒出了“钱”能通神的男频爽文情节。于是，在一堆食肉乃至食腐的政治生物里，就见本性偏向食草的宝贝钱郎零帧起手怼脸“变形”，忽而稚萌如幼兔、忽而暴起如蛟龙，团宠吉祥物一般左右逢源，晃瞎了观众的狗眼。同时，赵匡胤的人物形象亦落入了“过度英雄主义”的窠臼，令笔者不得不怀疑主创是否小日子大河剧（特征为拼命洗白主角团成员）看多了……

其余出发点不错、结果弄巧成拙的地方，还包括奇怪的滤镜，过于整洁、鲜亮、精致的服化道，小钱、小孙CP游离于主基调、古偶图层的对手戏，被强行硬塞“胸大无脑妖艳贱货”副本、事事遭拉踩的倒霉南唐。亦包括台词的处理——理解主创希冀张扬剧集的文化水平，是故

《燕云十六声》中渡桥之战场景。



大量堆砌所谓“还原古风”的台词，但台词的重点不在拿腔拿调，恰在言之有物、大道至简，若本末倒置，恐生事端。比如第9集耶律德光发布了一道诏书，曰“擎有皇王，分尊北南……兹尔石氏，以晋侯之姿，困守绝瓮……朕心惻惻难安，惟念苍生之舛，欲解倒悬之机……”，“擎”或为“肇”之误，“兹尔”或为“咨尔”之误，“倒悬之机”或为“倒悬之急”之误。（行文至此，笔者不禁怀念前人笔记所载：宫殿大梁损坏，三司奏请匡胤，乞以模枋一条截用。模枋者，巨材也，此举不啻浪费人力物力。匡胤简单粗暴地批示——“截你爷头，截你娘头”。）

当然，瑕不掩瑜。重视华夷之辩、文化输出，总归是需要肯定的。《太平年》最紧张、最扣人心弦的部分，即“儿皇帝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，石重贵上位后决意北伐，然主帅杜重威心怀异志，致使后晋防线全面崩溃，契丹军队长驱直入，正是《燕云十六声》的故事起源——“清列阵北岸，严戒部曲，日暮酣战不息……与其下歿焉，时年五十三。”因杜重威拒不增援，946年的中渡桥之战，将领王清与夺桥开路的二千兵力战而死，尸首被契丹人筑为京观。王清义子江晏受诬陷被追杀，携中渡桥遗孤、游戏主角“少东家”展开逃亡之旅，后定居清河。今年春节期间，《燕云十六声》重磅推介的全新镇守“滹沱河”、